

文懷沙 • 主編

隋唐文明

第五十一卷

合興軒出版社

文懷沙 ◆ 主編

隋唐文四月

第五十一卷

上海大學「大學叢書」

古吳軒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隋唐文明／文懷沙主編，《隋唐文明》編纂委員會編。

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4.12

ISBN 7-80574-857-8

I. 隋… II. ①文… ②隋… III. 古籍—匯編—中

國—隋唐時代 N.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132009號

書名：隋唐文明
主編：文懷沙

出版發行：古吳軒出版社

地址：蘇州市十梓街458號

郵編：215006

電話：0512-65232286

傳真：0512-65220750

刷：江蘇淮陰新華印刷廠

本：889×1194 1/16

張：4027.5

印數：1000册

次：2005年3月第1版

次：2005年3月第1次印刷

號：ISBN 7-80574-857-8/K · 001

價：38000.00圓（全100卷）

隋唐文明

第五十一卷 目錄

全隋唐文一

隋文紀八卷

〔明〕梅鼎祚輯 三

全隋文三十六卷

〔清〕嚴可均輯 二一一

欽定全唐文分卷目錄（二）（卷一至二四〇）

〔清〕董誥等纂 四三一

全隋唐文

一



〔明〕梅鼎祚輯

隋
書
紀

景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隋文紀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隋文紀八卷明梅鼎祚編隋氏混

一南北凡齊周之故老梁陳之舊臣咸薈祚

一朝成文章之總匯而人沿舊習風尚各殊
故著作之林不名一格四十餘載竟不能自
為體裁又世傳小說唐代為多而仁壽大業

時顏之推請考樂之奏上於梁代前則文隨

人編後則人隨文列援以斷限厥例安居若

文帝復姓令之誤米吏文李德林之修定五

禮詔題為文帝祖君彥移郡縣書與表子幹

書魏徵與鄭王慶書皆題為李孔德昭遺

去唐最近遺篇續語真贗相參不能無所附

會故鼎祚所錄此集又最難離其中如隋遺

錄開河記迷樓記海山記大業拾遺記皆出

依託而王度古鏡記尤為迂怪不經搜神異

龍之未流瞬車夷堅之先路豈可登之總集

自據其書又如甲秀堂帖載煬帝跋曹子建

墨迹唐以來收藏賞鑒皆所未聞詞旨凡庸

顯出近代而一概闡入未免失于鑒裁至于

唐高祖太宗褚亮李靖陳叔達溫大雅魏徵

諸人不繫于隋無煩擬議乃以其文作于隋

未遂爾兼收而李德林代靜帝之詔作於周

時顏之推請考樂之奏上於梁代前則文隨

人編後則人隨文列援以斷限厥例安居若

文帝復姓令之誤米吏文李德林之修定五

禮詔題為文帝祖君彥移郡縣書與表子幹

書魏徵與鄭王慶書皆題為李孔德昭遺

去唐最近遺篇續語真贗相參不能無所附

會故鼎祚所錄此集又最難離其中如隋遺

錄開河記迷樓記海山記大業拾遺記皆出

依託而王度古鏡記尤為迂怪不經搜神異

龍之未流瞬車夷堅之先路豈可登之總集

自據其書又如甲秀堂帖載煬帝跋曹子建

墨迹唐以來收藏賞鑒皆所未聞詞旨凡庸

顯出近代而一概闡入未免失于鑒裁至于

源委相承粲然可考斯實載苑之大觀其功

亦不為過掩矣鼎祚尚編有釋文紀哀集唐

以前禪觀之文較弘明集弘明續集尤為賅

博別著錄子部釋家類中故不列焉乾隆四

十五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范紀均陸錫熊范林士毅

總校官范陸 費 帶

欽定四庫全書

隋文紀

欽定四庫全書

隋文紀

明 梅鼎祚 編

文帝姓楊名堅弘農華陰人父志忠西魏有功賜

六如成爲周將軍公帝號爵復姓楊為太祖相繼出精勤幕用司號隋都長安在位

高麗年號每二年七月為太子廢所試廟曰昌黎

高麗年號每二年七月為太子廢所試廟曰昌黎

公妻子在鄧城雖言離隔徒剪滅聚會非難今日已

欽定四庫全書

隋文紀

後不過數旬之別遲能開慰無以累懷徐部大蕃東南襟帶密邇吳寇特須安撫藉公英畧委以邊謀善建功名用副朝委也

與賀妻子幹手書子幹為秦州刺史尉遲作亂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

高祖大悅
與之子書

逆賊尉遲敢遣蠻衆作寇懷州公受命誅討應機蕩滌聞以嗟貧不易可言丈夫富貴之秋正在今日善建功名以副朝望也

復姓令周大定元年常時為相國避封隋王

以前賜姓皆復其舊

前代品爵依舊詔開皇元年

自古帝王受終革代建侯錫爵多與運遷朕應錄受圖君臨海內載懷治革事有不然然則前帝後王俱在兼濟立功立事爵賞仍行苟利於時其致一揆何謂物我之異無計令古之殊其前代品爵悉可依舊

議袞冕服色詔元年

欽定四庫全書

隋文紀卷一

二

欽定四庫全書

隋文紀卷一

三

七

白之旂黃星土德曹乘黑首之馬在祀與戎其尚恒典令之戎服皆可尚黃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祭祀之服須合禮經宜集通儒更可詳議

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正奏

竊見後周制冕加為十二既與前禮數乃不同而色應五行又非典故謹案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等之冕承用區分璪玉五采隨班異飾都無迎氣變色之文唯月令者起於秦代乃有青旂赤玉白駕黑衣與四時而色變全不言於弁冕五時冕色禮既無文稽於正典難以經證且後魏已來制度咸闢大興之歲草創謬修所造車服多參胡制故魏收論之稱為違古是也周氏因襲將為故事大象承統咸取用之輿輩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憲章前代其魏周輶輶不合制者已敕有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袞衣以赤為質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須革其誚謹案續漢書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著青衣秋夏悉如其

色逮於魏晉迎氣五郊行禮之人皆同此制考尋故事
唯幘從衣色令請冠及冕並用玄唯應著幘者任依漢
晉

更定新律詔

元年詔尚書左僕射高祖等更定新律奏上頒行

帝王作法公革不同取適於時故有損益夫綏以制斃
斬則殊刑除惡之體於斯已極集首轄身義無所取不
益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之為用殘剝膚體徹骨
侵肌酷均齧切雖云遠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集轄及
欽定四庫全書

隋文紀卷一

鞭並令去也貴彌帶之書不當徒罰廣軒冕之蔭苟及
諸親流役六年改為五載刑徒五歲變從三祀其餘以
輕代重化死為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宜班諸海內為
時軌範雜格嚴科並宜除削先施法令欲人無犯之心
國有常刑誅而不怒之義措而不用庶或非遠萬方百
辟知吾此懷

建都邑詔

二年六月

朕祇奉上玄君臨萬國屬生人之敝處前代之宮常以

為作之者勞居之者逸改創之事心未遑也而王公大
臣陳謀獻策咸云義農以降至於姬劉有當代而屢遭
無革命而不徒曹馬之後時見因循乃末代之宴安非
往聖之宏義此城從漢彫殘日久屢為戰場舊經喪亂
今之宮室事近權宜又非謀筮從龜瞻星揆日不足建

皇王之邑合大眾所聚論變通之數具幽顯之情同心
固請詞情深切然則京師百官之府四海歸向非朕一
人之所獨有苟利於物其可違乎且殷之五遷恐人盡
欽定四庫全書

隋文紀卷一

死是則以吉凶之土制長短之命謀新去故如農望秋
雖曾劬勞兵寃安宅令區宇寧一陰陽順序安安以遠
勿懷骨怨龍首山川原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
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斯公私府宅規模遠
近營構資費隨事條奏代北史並作世死作恩

范臺政假湘州刺史詔

三年七月

行仁蹈義名教所先厲俗敦風宜見褒獎往者山東河
表經此妖亂孤城遠守多不自全濟陰太守杜猷身陷

賊徒命懸寇手郡省事范臺政傾產營護免其戮辱眷言誠節實有可嘉宜超恒賞用明沮勸臺政可大都督

假湘州刺史

發使巡省風俗詔

三年

朕君臨區宇深思治術欲使生人從化以德代刑求革
革之善旌閭里之行民間情偽咸歛備聞已詔使人所
在賑恤揚旛分路將遍四海必令為服耳目如有文武
才用未為時知宜以禮發遣朕將銓擢其有志節高妙
欽定四庫全書

隋文紀卷一

六

越等超倫亦仰使人就加旌異令一行一善獎勤於人
遠近官司遞邇風俗巨細必紀還日奏聞庶使不出戶
庭坐知萬里

施用新曆詔

四年二月華州刺史張寶與儀同劉暉等議造新曆奏上下詔

張寶等存心算數通洽古今每有陳聞多所啓沃畢功
表奏具已披覽使後日復育不出前晦之宵前月之餘
罕留後朔之旦減朏就朏懸殊舊曆月行表裏厥遂乃
異日交弗食由循陽道驗時轉筭不越織蒙邀聽前修

斯祕未啓有一於此實為精密宜頒天下依法施用

開漕渠詔

四年

京邑所居五方輻輳重闢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
瀾東注百川海瀆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若
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水入於渭川兼及上流控
引汾晉舟車東去為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
淺沙深即成阻閼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
往復汎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區宇興利除害公私

欽定四庫全書

隋文紀卷一

七

之弊情實愍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
漕渠量事計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
之宜審終久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
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淤沂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誠
知時當炎暑動致疲勤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宣告人
庶知朕意焉

廢律官詔

五年光武置律博士弟子員有律生同劉暉等議除官反坐者帝問下詔

人命之重懸在律文刊定科條俾令易曉分官命職恒

選循吏小大之獄理無疑舛而因襲往代別置律官報
判之人推其為首殺生之柄常委小人刑罰所以未清
威福所以妄作為政之失莫大於斯其大理律博士尚
書刑部曹明法州縣律生並可停廢

伐陳詔

八年

昔有苗不賓唐堯薄伐孫皓僭虐晉武行誅有陳竊據
江表逆天暴物朕初受命陳頃尚存思欲教之以道不
以龜行為令往來修睦望其速善時日無幾暨惡已聞

欽定四庫全書

隋文紀

八

厚納叛亡侵犯城戍勾吳閩越肆厥殘忍于時王師大
舉將一車書陳頃反地收兵深懷震懼責躬請約俄而
致殞矜其喪禍仍詔班師叔寶承風因求繼好戴佇克
念共敦行李每見珪璪入朝輶軒出使何嘗不殷勤曉
喻戒以惟新而狼子之心出而彌野威侮五行急棄
三正誅翦骨肉夷滅才良據手掌之地恣橫壑之險劫
宮室日增月益止足無期惟薄端嫡有踰萬數寶衣玉

食窮奢極侈淫聲樂飲博畫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
之家剖人之肝分人之血欺天造惡祭鬼求恩歌舞衢
路酣醉宮闈盛粉黛而孰干戈曳羅綺而呼鼙蹕躍馬
振策從旦至昏無所經營馳走不息負甲持仗隨逐徒
行追而不及即加罪譴自古昏亂罕或能比介士武夫
飢寒力役筋體營於土木性命俟於溝渠君子潛逃小
人得志家家隱殺戮各各任聚斂天災地孽物怪人妖
衣冠鉗口道路以目傾心翹足誓告於我日月以冀文
奏相尊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場巴峽之下海溼西
江北江南為鬼為鬼死臘翁發掘之酷生居極攘效之
苦抄掠人畜斷截樵蘇市井不立農事廢曆磨陽廣陵
窺覲相繼或謀圖城邑或刦剝更人晝伏夜遊鼠竄狗
盜彼則羸兵敗卒來必就擒此則重門設險有勞藩捍
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聞聽覽有懷傷惻有梁之國我
南藩也其君入朝潛相招誘不顧朕恩士女深迫脅之
悲城府致空虛之歎非直朕居人上懷此無忘既而百

辟屢以為言兆庶不堪其請豈容對而不誅忍而不救
近日秋始謀欲吊人益部樓船盡令東駕便有神龍數
十騰躍江流引伐罪之師向金陵之路船往則龍止船
行則龍去四日之內三軍皆覲豈非蒼旻愛人幽明展
事降神先路協贊軍威以上天之靈助戡定之力便可
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舉也永清吳越其特士糧仗
水陸資須期會進止一准別敕

平陳後詔

九月

欽定四庫全書

隋文紀

十一

往以吳越之野羣黎望歲平戈方用積習未寧令率土
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潔身浴
德開通耳目宜從茲始喪亂已來緬將十載君無君德
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婦之
義或違長幼失序尊卑錯亂朕為帝王志存愛養時有
臻道不敢寧息內外職位遐邇黎人家家自修人人克
念使不軌不法蕩然俱盡兵可立威不可不嚴刑可助
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

議樂詔

九年

皆宜停罷伐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皆可學文人
間甲仗恩賜除毀有功之臣降情文藝家門子姪各守
一經今海內翕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縣生徒
課未精明勤所由隆茲儒訓官府從宦丘園素士心迹
相表寬弘為念勿為跼促乖我皇猷朕君臨區宇於茲
九載聞直言之路披不諱之心形於頤色勞於興寢自
頃逞藝論功昌言乃衆推誠切諫其事甚疎公卿士庶
欽定四庫全書

隋文紀

十一

非所望也各啓至誠匡茲不逮見善必進有才必舉無
或噤默退有後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

禁請登封詔

九年六月尊臣以半
陳成請封禪不許

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
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令以後言及
封禪宜即禁絕

朕祗承天命清蕩萬方百王衰敝之後兆庶流淳之日

聖人遺訓掃地俱盡制禮作樂今也其時朕情存古樂

深思雅道鄭衛淫聲魚龍雜戲樂府之內盡以除之今欲更調律呂改張琴瑟且妙術精微非因敎習工人代掌止傳糟粕不足達神明之德論天地之和區域之間奇才與藝天知神授何代無歲蓋晦迹於非時僕昌言於所好宜可搜訪速以奏聞庶覩一藝之能共就九成之業

罷神置軍府詔

十年
五月

欽定四庫全書

隋文紀
卷一
十一

魏末喪亂寓縣爪分役車歲動未遑休憇兵士軍人摧

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包桑恒為

流寓之人竟無鄉里之號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

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

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

一興民同北史
作一同編戶

減租詔

十二年

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施用新樂詔

十四年
四月

在昔聖人作樂崇德移風易俗於斯為大自晉氏播連兵戈不息雅樂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無由辨正賴上天鑒臨明神降福拯茲塗炭安息蒼生天下大同歸於治理遺文舊物皆為國有此命所司總令研究正樂雅贊詳考已訖宜即施用見行者停人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浮宕不歸遂以成俗宜加禁約務存其本司詳考作詳定

欽定四庫全書

隋文紀
卷一
十一

脩三國祀詔

十四年
閏十月

齊梁陳往皆創業一方綿歷年代既宗祀廢絕祭奠無

主興言矜念良以愴然昔國公蕭綜及高仁英陳叔寶

等宜令以時修其祭祀所須器物有司給之

義倉詔

十五年

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恩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雲夏長靈鹽蘭豐鄧涼甘瓜等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

先給雜種及遠年粟

職官決罪詔

十七年

分職設官共理時務班位高下各有等差若所在官人不相敬憚多自寬縱事難克舉諸有殿失雖備科條或據律乃輕論情則重不即決罪無以懲肅其諸司論屬官若有愆犯聽於律外斟酌決杖

省廟樂詔

十七年

昔五帝異樂三王殊禮皆隨事而有損益因情而立節

欽定四庫全書

陽文紀

十四

文仰惟祭享宗廟瞻敬如在罔極之感情深茲日而禮畢升路鼓吹發音還入宮門金石振響斯則哀樂同日心事相違情所不安理實未允宜改茲往式用弘禮教自今以後享廟日不須備鼓吹殿庭勿設樂懸在廟內及諸祭依舊其王公已下祭私廟日不得作音樂

李穆等世祿詔

十七年

周歷告終羣凶作亂肇起蕃服毒被生人朕受命上玄廓清區宇聖靈垂祐文武同心申明公穆鄭襄公孝寬

廣平王雄蔣國公睿楚國公勣齊國公頤趙國公素魯

國公慶則新寧公長义宜陽公世積趙國公羅雲隴西公詢廣業公景真昌公振沛國公譯項城公子相鉅鹿公子幹等登庸納揆之時草昧經綸之日丹誠大節心

盡帝圖茂績殊勲力宣王府宜弘其門緒與國同休其世子世孫未經州任者宜量才升用庶享榮位世祿無窮

禁大船詔

十八年

欽定四庫全書

陽文紀

十五

吳越之人往承敝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致有侵害其江南諸州人間有船長三丈已上悉括入官

戰亡入墓詔

仁青元
正月

君子立身雖云百行唯誠與孝最為其首故授主徇節自古稱難殞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代俗之徒不達大義至於致命戎旅不入兆域府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念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闋何止墳塋獨在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

投生代作世作北史作